

流行音乐 与 毒品的历史

〔英〕哈里·夏皮罗 著
李正子 译

WAITING FOR THE MAN
The Story of Drugs and Popular Mu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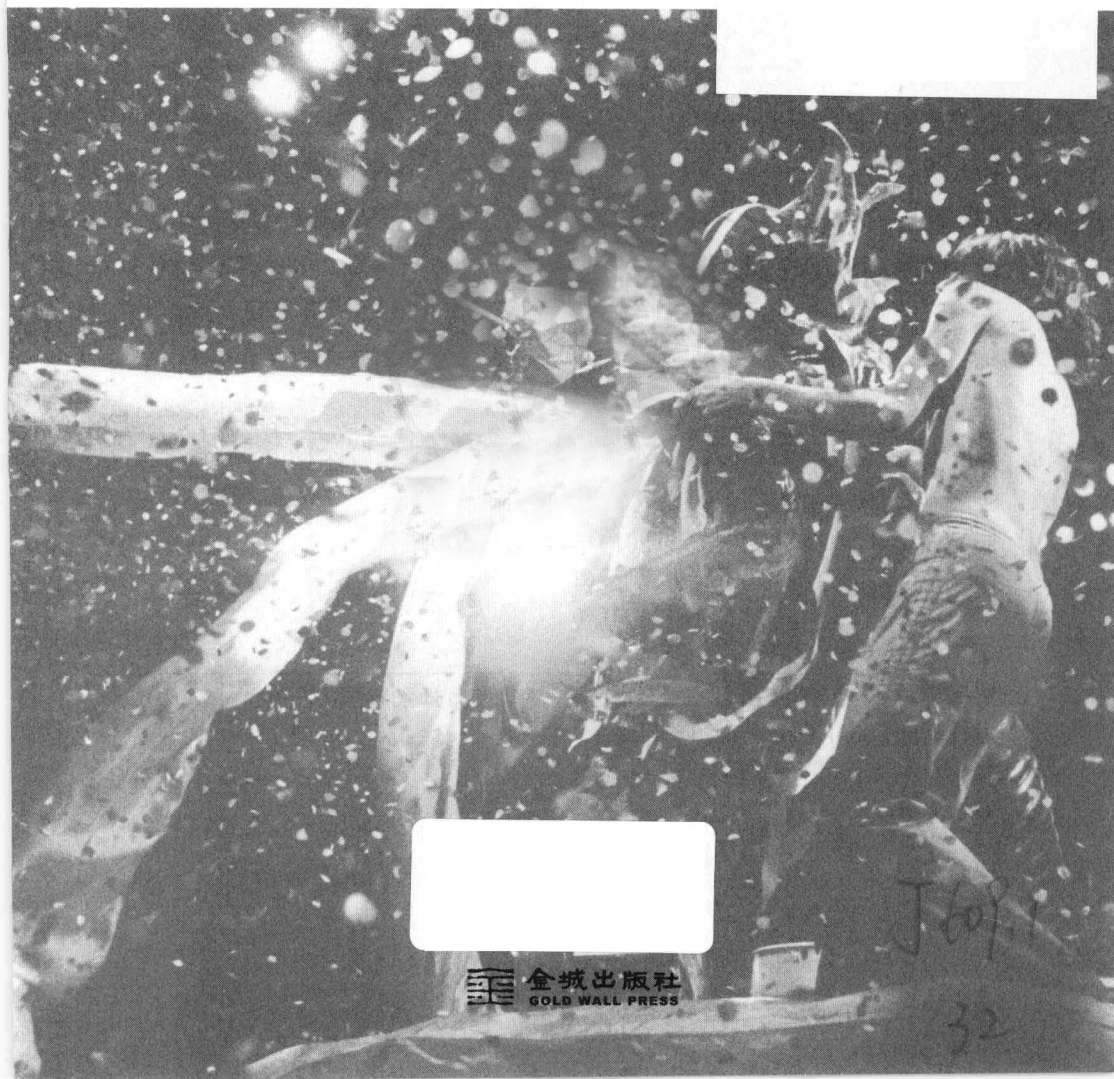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与流行音乐

毒品的历史

〔英〕哈里·夏皮罗 著
李正子 译

WAITING FOR THE MAN
The Story of Drugs and Popular Music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J608-1
3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行音乐与毒品的历史/ (英) 夏皮罗著; 李正子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4

书名原文: Waiting for the man: the story of drugs and popular music
ISBN 978-7-5155-0957-0

I. ①流… II. ①夏…②李… III. ①通俗音乐—关系—毒品—历史—研究—世界 IV. ①J609.1②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6107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WAITING FOR THE MAN: THE STORY OF DRUGS AND POPULAR MUSIC

by HARRY SHAPIRO

Copyright © 2003 BY HARRY SHAPI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流行音乐与毒品的历史

作 者 (英) 夏皮罗

译 者 李正子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57-0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献给凯（Kay）和汉娜（Hannah），来自一个男人的双祝福。

Contents 目录

001 导论

007 第一部

008 第一章 挺身走向上帝的药

019 第二章 从“桑博”到撒旦

027 第三章 放出光芒，展现魅力——梅兹与大麻

046 第四章 毒蛇的圣歌

054 第五章 喂，喂，哈里·J：你今天抓了多少人？

075 第六章 金色号角，金色手臂

100 第七章 黛女士们

113 第二部

118 第八章 为声音通电

150 第九章 今天做了太多梦

181 第十章 明星之战

209 第十一章 越界的一步

227 第十二章 比红色更红

243 第十三章 买毒品……

257 第十四章 ……和应对

284 第十五章 只说不吗？

291 附录

292 嗑药过度

295 据报道直接死于毒品中毒的乐手

301 死因与毒品有关的乐手

303 长期滥用毒品但死于不相关因素的乐手

305 参考书目

305 Official Sources

305 Articles

309 Books

导论

世纪交替之际，社会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一个活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公民如果来到现在，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直接从科幻小说书本中跳出的奇怪的、幻想的世界。然而，如果看到流行媒体对于毒品的报道，他会觉得自在一些。在这里，他会发现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默多克（Murdoch）和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榜样——用同样的字句和图片来填满他的日报：都是些毒贩、校园毒贩、鸦片窟和青少年瘾君子的黑暗而诱人的故事。

今天，许多社会话题和政治话题都可以严肃地进行讨论——同性恋权利、审查制度、堕胎、种族歧视，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毒品问题仍处于基本宣传的级别。任何想要提升讨论级别的尝试，都陷入“包容毒品”或纵容使用的指控。新闻界依然令人反感地紧紧抓住毒品“报道”，以供大众娱乐。

自从《哈里森毒品法》（*Harrison Narcotics Act*）于 1914 年颁布以来，美国一直领导全球的反毒品战争。在美国的煽动下，国际条约责成各国对抗毒品在其国内使用，受美国影响的国际机构已经开始在第三世界生产国有动作，试图引导其远离鸦片、大麻和可卡因的农业生产。美国也经常利用自己的海外经济政治影响力来胁迫生产国，经常谴责厌恶美国势力的国家为非法药物的中心或中转站，古巴（Cuba）

和尼加拉瓜（Nicaragua）就是两个最新的例子。

在这场战争中，最新的反毒策略就是没收被定罪的毒品走私犯的钱财和房产。由于流经全球合法银行系统的贩毒金额巨大，这项策略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字号银行系统的秘密被破解的程度。然而，随着非法内幕交易的破获，执法机构在国际金融的中心地带有了此前闻所未闻的进展。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毒品“从贫民窟中散播出来”，震惊了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WASP），全球性战争的规模在急剧地扩大。实际上，这些“战争”只是让毒品强制管理机构再一次重整，使数百万人陷入麻烦。

今天的关于毒品事件的统计资料令人难以置信，毫无意义。没人知道哪些人使用了哪些特殊药物，非法药物市场到底价值几何，抑或警方和海关已没收了多少非法药物。政府花费数百万美元来缉捕一个值数十亿美元的毒品市场，而这市场的价值根本无法量化。古老的俗语说：“知道魔鬼真正的名字，就可以做它的主人。”对于毒品统计资料亦如此：将其量化的信念继续存在——尽管不精确——就能让你驯服这头野兽。

这个小故事能阐明非法药物市场的规模。1985 年，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一个毒枭被判监禁 50 年。在 6 年的毒品贩卖中，他卖出了 150 万磅哥伦比亚大麻，积累了 7.5 亿美元的个人财富。问题在于，他无法找到一家银行来为其“洗”这么大的一笔钱，干脆买了一家。¹ 他的例子只是美国法院每天审理的上千案例之一。

在英国，普通民众开始关注毒品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彼时也像现在一样，海洛因作为所有毒品恐慌中的主要毒品，是注意力的焦点。事实上，与大麻、安非他明（amphetamine）的使用者相比，伦敦地

1 *Narcotics Control Digest*, 21 August 1985, p.5

区非法使用海洛因的人只有区区数百名。进口海洛因几乎没有黑市。许多在街头出售海洛因的，是少数几个医生，有的贪婪，有的被误导开过多的处方。警方试图阻止进口海洛因黑市的发展，但没有成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瘾君子的数量又上新高，此时的媒体和政府的注意力亦达到空前的高度。1985 年，利物浦一个毒品咨询服务处报告说，在其开张的前几个月中，每接到一个毒品使用者的来电咨询，跟着就会接到三个记者的来电。同年早些时候，英国内政委员会（Home Affairs Committee）的一个政客代表团参观了纽约，部分任务是寻求有关毒品的问题。他们被“未来的圣诞精灵”（Christmas to Come）困扰，回英国后建议在国内反毒品战中使用陆军和海军。

维多利亚时代“派出炮舰”是英国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毒品情况是迥异的。在美国，大多数人都在消费鸦片、可卡因和大麻，这些毒品由少数经营成药工业而变得极其富有的人出售。这都是合法的。现在令人害怕和让人斥责的毒品，当时在药典上都是标准项目，英国完全没有动用军队阻止毒品入境，海军反而保护英国向中国输送鸦片。英国就是第一国际毒枭，不仅同中国作战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还反抗来自国际社会的渐增的希望英国终止这项贸易的压力。

这些可能都是陈词滥调，但鉴于当前政府“杜绝滥用药物”的策略，它对酒精和烟草的态度显得既矛盾又讽刺。人们肯定会说以前的政府就没有做出过什么革新，也不能期望以后的政府会打破这种局面。每年都有大量收入，是从肯定会在英国造成数千件过早死亡的案件的产品征税而来的。政府愿意以微不足道的证据，将毁灭性的副作用归咎于某些毒品 [比如将对染色体的伤害归咎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 (LSD)]，政府用一个“警告”的标签来搪塞香烟的影响，而威士忌的瓶子没有任何警告标志。这就是酒精和烟草游说议员团的力量。在全世界各国，这些矛盾显示出药物政策的制定与受检物质在药理学上

的实际性质之间关系不大。

在《自由社会的药物控制》(*Drug Control in a Free Society*)一书中,詹姆斯·贝克勒(James Bakalar)与莱斯特·格林斯彭(Lester Grinspoon)指出:

从一系列例子看来,社会和法律对药物使用的回应的历史,尤其在上世纪的美国,有时看起来令人悲伤且随意。回应药物恐慌时,很容易发现常见药理学的不当应用、因缺乏信息而前后矛盾的特别反应、感情用事与偏见(包括种族歧视),以及缉毒警察在制度上的自我扩张、相当多的虚伪和腐败。¹

毒品的社会史中,充满了重视象征主义的例子。换言之,任何毒品的作用,一直都没有毒品使用者及其使用目的显得重要。一些使用者和使用目的在社会上和道德上,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其他则不是,制定法律就是为了划分界限,决定什么是社会上的异常,确认什么是“越轨的”。这对毒品和音乐的历史来说非常重要,正是乐手的职业使他们经常被当做“越轨的”,这与其他边缘要素如移民区或少数种族区的妓女和罪犯,也有关系。在政治地位或影响力甚微的情况下,原本合法使用的药物被纳入反药物法律后,这些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

每次有新药引入,都要经过由各种政治、道德与经济的权宜性规定的身份地位。庆祝是第一个阶段。从英国到中国,烟草被誉为是一种治愈头痛、疟疾、霍乱、性病和寄生虫病等所有病症的良药。尽管烟草依赖问题已变得明显,但自从上层社会和神职人员开始把烟草用于取乐,烟草就得到了许可。烟草的使用已经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渗透,当局也开始担心烟草让工人在工作中分心,损害他们作为生产人

¹ Bakalar, p.68

员的能力。另外，休闲时抽烟、喝咖啡或喝酒，都被看做是反对政府的阴谋。酒吧和咖啡馆烙上“邪恶之巢”的印记。禁止年轻人进入酒吧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使其不受政治阴谋的腐败影响，而不是为了使其远离饮酒的罪恶。詹姆斯一世（James I）对烟草的猛烈反击（1604年），是对未来工人阶级使用毒品的娱乐态度画下蓝图，某些药物因而遭到诋毁或立法禁止：

然而，烟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只是等级较高的人作为维持健康的药物使用或服用，现在在邪恶的习俗和容忍下，与有良好职业和素质的人对烟草的使用相反，一些出身低微的狂妄之人确实把他们的大量时间花费在这种闲散空虚的行为上，立下了坏榜样，腐化了其他人……在大量且毫无节制地使用烟草的情况下，大部分人的健康都被损坏了，身体变得虚弱，无法从事劳动。

最早记录在案的毒品是酒精。在16世纪和17世纪，人们第一次尝试着在全欧洲和中东限制吸烟与喝咖啡时，酒精被明确地规定为可被接受的娱乐消遣。那时的法律反对的是酗酒而不是饮酒本身。然而，即将成为抽烟者和咖啡饮用者的人，却遭受了最残酷的惩罚。在土耳其，偷偷地抽一口烟，就有可能招致鼻子被烟斗穿过和免费倒骑驴背绕城一圈的恶果。残酷的阿姆拉斯（Amurath the Cruel），这位名字巧妙的土耳其1623—1640年在位的苏丹王，后来甚至认为用烟斗穿过鼻孔仍是对“毒品的包容”。他有一套很简洁的诱捕方案：苏丹王本人通过伪装查到一个烟草商，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卖给自己一磅烟草，并保证严守秘密，倒霉的烟草商拿出了货物，于是阿姆拉斯拿出了弯刀，割下了他的头颅。其他地方则颁布了碎肢、斩首、卸成四块的命令。在17世纪的俄国，贩卖烟草会被鞭打至死。在中国，抽大

烟被看做“违反国家利益”，会被斩首。即使到了1832年，在普鲁士街头，当众抽烟仍被认为是反政府示威游行。

尽管有这些恐怖的惩罚，历任统治者发现他们不能阻止人们享受自我，所以决定不再让人们付出生命代价，而是让其付出钱财。因此，咖啡和烟草之类的药物进入同化阶段，每年从中获得的税收，成为皇家国库极其重要的部分。尤其在美国，禁酒的努力在20世纪仍在继续，但禁酒令的年代证明，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药物不可能在全国禁止。

1820年至1920年可见，鸦片、鸦片衍生物（吗啡和海洛因）、可卡因及大麻，经历了诋毁和立法的整合模式，而60多年后，它们仍然存在。从“花的力量”（flower power）的时期开始，对毒品持自由观点的人从政府的反应中得不到一丝安慰。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互相依赖、现代交流系统，以及复杂的消息网络，使得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变得比以前更紧密。在很多西方国家中，由城市衰败和失业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紧张，被宣扬法纪、精通“传统价值”言论的右翼政府压制着。因此，看起来这个“罪恶之花”（flowers of evil）是最不可能再次面向太阳的。

第一部

第一章 挺身走向上帝的药

今天，公众对海洛因和可卡因的看法是：它们是危险的、奴役人的毒品，摧毁了年轻人的生活，又为支持它们的邪恶之人提供了大量钱财，这些邪恶之人经常被认为比杀人犯还要坏。大麻的形象不像过去般具有毁灭性，但是人们仍坚信使用大麻必将导致海洛因成瘾之路。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有名望的医生、药剂师，甚至街头商店和销售成药的商人处自由购买鸦片、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很难想象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丝毫改变。著名的草药师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在其《草药大全》（*Complete Herbal*）一书中指出，英国的家庭主妇对大麻非常熟悉，因此他不会再特意列举大麻所有的家庭用途。

对 19 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医学仍然与古希腊的理论结合在一起，被所谓“英勇疗法”（heroic therapy）的野蛮行为修改。其指导原则就是，以更让人不舒服的医疗方式驱赶让人不舒服的疾病。病人“可能会被用水蛭放血、拔罐、起水泡、截肢、发汗、行环锯手术、鞭打、痛斥等方式摆脱病痛”¹。因而这一事实就不足为奇了：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时髦的草药学让医生失去很多富有的病人，直至鸦片

1 Latimer, p.42

制剂药物的优点变得明显。

在对身体如何工作的知识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医生们只能治标，无法治本。疼痛是最使人痛苦的症状，而作为全世界最好的止痛药，鸦片及其衍生物对于陷入苦恼的医生而言无异天赐良药，在传统观念中，医生的形象比屠夫和江湖术士好不了多少。著名的英国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代表其所有同僚发声：“在所有全能的上帝欣然赐予人类减轻痛苦的救济之中，没有比鸦片更万能和有效的。”医生为大大小小的疾病开出鸦片的处方，“列举鸦片的每一种可能性医疗用途，还没有列出那些领域尚未使用鸦片来得简单”¹。

今天，一个“典型”的海洛因成瘾者，可能是住在贫困、缺乏教育的贫民窟中失业的年轻男子（黑人或白人）。而19世纪的成瘾者更可能是一个中层阶级的中年白人女子，她可能依赖于自己处方里的鸦片酊（加了酒精的鸦片）或注射用吗啡。长期使用鸦片导致的问题众所周知，但多半只被看做使用另外一种神奇药物的副作用而已。在一个自制力成为社会必然性的时代里，一些成瘾者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羞耻，被认为是自我放纵或软弱之人，但绝非罪犯或社会贱民。事实上，注射用的吗啡只有看得起医生之人才能得到，在19世纪，这是一项稀有而昂贵的服务。

英国和美国的成药工业，供应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药物需求。托马斯·西德纳姆调配的鸦片酊是17世纪后半期第一个有影响力的成药，主导着市场长达150年。后来，它面临着来自戈弗雷甜香酒（Godfrey's Cordial）、巴特利镇静剂（Battley's Sedative Solution）、斯夸尔万能药（Squire's Elixir）、温斯洛夫人安慰糖浆（Mrs Winslow's Soothing Syrup）、达菲万能药（Daffy's Elixir）及其他药物的广泛竞争，这些都含有鸦片，销售不受限制。

1 Berridge, p.66

成药销售是个大生意。制药商是第一个了解到广告潜在利益的人，铁路开通为报纸发行打开大量发行的销售网络之时，药物销售者在广告上投注了数千英镑。对很多报纸而言，药物行业是其广告收益的主要来源。

在美国，同样的故事也上演了，而且规模更大。美国第一个成药塞缪尔·李肝胆丸（Samual Lee's Bilious Pills）在1796年注册，该药从治疗寄生虫到“妇女病”都有良好效果。三年之后，另一个被称为塞缪尔·李的医生（Dr. Samual Lee）开始销售他配制的肝胆丸，还通过报纸广告开始一场销售战争。双方都称对方为骗子，双方都获得了可观收益，奠定了该工业在未来几十年的基调：多大的谎、多离谱都无所谓，多不诚实的诡计都无所谓。到1900年，市场上出现了约50000种调配剂，这为制药商带来将近8000万美元的收益。跟英国的药物情况一样，鸦片是一种常见的药物原料。

1898年，一个在弗里德里希·拜耳（Friedrich Bayer）制药研究室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制造出一种新的吗啡衍生物——二乙酰吗啡（Diacetyl morphine）。根据试验结果，这种新的药物在处理几个棘手的呼吸道病例时获得极好的效果。拜耳将这种奇特的新药命名为“海洛因”（heroin），在德语中它指从少量中产生巨大的能量。使研究小组满意的是，使用海洛因似乎不会产生使用吗啡时常有的副作用，如恶心和便秘。他们设想其依赖性并不存在，但一旦有关药物的负面报道开始出现，海洛因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合法药物的生涯就中止了。大约在同一时间，一种取自于南美丛林的新药物突然出现在市场上，被视为“货真价实之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早期的可卡因拥护者。在其论文《关于古柯叶》（*On Coca*）中，他列出古柯叶能作为兴奋剂治疗消化不良、气喘，甚至酒精上瘾和吗啡上瘾的作用。然而，并不只有好消息：弗洛伊德警告人们，过量使用可能会导致“身体和智

力衰退”，同时伴有“衰弱、消瘦和道德败坏”。

在医学界，长期以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但在19世纪90年代，其兴奋剂特性促使成药工业在市场上推出大量补养药和“提神饮料”。一些如塔克医生特效药（Dr. Tucker's Specific）、阿格纽的粉末（Agnew's Power），实际上就是纯可卡因。伯内黏膜炎药（Bernay's Catarrh Cure）还附有特有的用具——不是镜子、剃刀和汤勺，而是一根小玻璃管和短塑料管。管子一端插入粉末中，另一端插入鼻孔，以减轻鼻黏膜炎、鼻窦炎的问题，无疑也会带走很多其他问题。

一种毒性更低、包含更少可卡因的饮料就是可乐饮料（包括可口可乐）和可可酒。文·马里亚尼（Vin Mariani）（以其科西嘉制造商名字命名）是其中最受欢迎的，还逐渐成为皇室圈中的最爱。在威尔士王子、俄国沙皇、挪威国王和瑞典国王那里，马里亚尼受到热切的欢迎。教皇里奥三世（Pope Leo XIII）授予马里亚尼一块金牌，奖励其“对人类的贡献”。

相对于英国的同仁，美国报业也在成药广告商的赞助下繁荣发展。美国在1800年有20份报业，到了1860年就有400份，另外还有数不清的乡下或地方报，某些制药商一年在广告上的花费高达10万美元。制药商承认报纸广告的价值，同时善于引起大众注意——他们想在路上直接卖药给大众。于是，药物宣传巡回表演就产生了。

这个“表演”可能就是一个人站在街角一个箱子上推销其货物。另外一种极端则是约翰·希利（John Healy）和查尔斯·比奇洛（Charles Bigelow）的基卡普印第安医药公司的表演（Kickapoo Indian Medical Company Show）。节目包含对印第安战争的重现，魔术师、喜剧演员和乐手——几十个表演者为8000多名观众上演了整晚的华丽表演。

但是不管表演的规模如何，其指导原则是相同的：推销员必须使观众保持兴趣，而不是受到指责，要让他们相信迟早会生病，非常需要这种最新的神奇药物：